

古今遊記叢鈔

卷之四十六 蒙古

內蒙紀行

陸邦彥

六年一月二十八日。立春前八日也。余等由津啟行。今日本可直達張家口。因同行人多。需車亦夥。臨時恩促。未得與路局交涉妥當。是以僅至豐台宿焉。豐台雖係京奉京張京漢三路連絡之點。然市面寥落。客棧十數家而外。僅雜貨舖小販等營業而已。他無所有。在此計耽誤二日。始與京張路局接洽妥當。定三十日啟行。

三十日。天氣和暖。十點五十分。由豐台站乘車啟行。未幾。即見雉堞崔巍。京城已在望矣。前行至廣安門。即順城腳北行。至西直門。再經清河昌平州諸站。抵南口。遂換車頭。從後推行。蓋以山勢高峻。不利於曳。而便於推也。此時遂在萬山叢中。未幾。入居庸關山洞。歷一分半鐘而出。再前進。經五柱頭山洞。石佛寺山洞。此二洞長短相等。約歷二分鐘。惟第四山洞。八達嶺最長。歷時約五分鐘。此路工程以此段爲最。聞京張路爲我

國鐵路最艱巨之工程。而主持者實乃工程師詹君天佑。此段即詹君毅力擘畫。最完美之成績也。過康莊。而車頭又復轉前拖行。至九時抵張家口。寓金臺旅館。

張家口爲我國陸路通商巨埠。且係自關。無一租界。主權完全我操。近自京張張綏兩路完成以來。商務日益繁盛。所有橋東上堡下堡等地。商賈雲集。百貨輻輳。而下堡又爲全埠金融所在之區。如中國交通殖邊興業等銀行。郵電兩局。及其他之銀號均在焉。上堡之貿易。則多與蒙人互市者。橋東則爲新闢之區。車站在焉。茶樓酒肆。劇園妓館。多屯集於此。市面方蒸蒸日上。若張庫一旦鋪軌通車。則內地商埠之繁盛。張垣豈讓漢口獨步哉。張家口本直隸轄境。今爲察哈爾特別區域都統駐在地。都統署及警察廳財政廳等機關。均在上堡。是上堡又爲察屬行政發出之所矣。惟路政不修。交通僅恃舊式騾車。而無馬車人力車。爲可憾耳。

張家口爲赴蒙要道。余等因於此地籌備口外應用諸事物。大約須一星期。方能蒞事。故啟行期尙難預定。

二月八日。天氣晴。今日爲出口之第一日。因駱駝裝載。多未合法。以致延至十二時始

由都署前出發。遂乘駝行。出大境門二里。至元寶山。十里至南天門。再十里至菜市。再十五里至土井子。宿焉。計行三十七里。所行道路。蜿蜒屈折。均係河灘。兩旁高山夾峙。怪石嵯峨。陰山脈也。至土井子。則溫度較口裏爲低。預計日後北行。則溫度將逐漸低減。所宿之店。只有北屋三間。中間橫設鍋竈。左右均爲土炕。屋內煙霧彌滿。溫度較高。余等人多而炕狹隘。且又炙熱異常。遂未得解衣而臥。

九日天氣晴。微風。昨夜未能熟睡。四時卽起。至六時部署清楚。卽啟行。冬日苦短。時天尙未明也。行五里至營城子。再前行。地勢陡高。道盤旋而上。渡陰山也。陰山山陽。懸崖峭壁。攀登不易。山陰則形勢迂緩。略有傾斜而已。土人呼之爲上壩。及至其巔。則羣山環拱。皆渺乎小矣。村落散如棋布。眼界爲之一擴。沿途古戍荒屯。遺蹟頗多。是皆昔時防胡之用也。再十里至汗諾爾村。地勢逐漸平坦。土質較爲膏腴。村落因之亦密。五里至黃花爾坪。二十里至元山子。十五里至石巴爾台。遂宿於是。所居之店。大致如昨。不過稍寬展耳。是處有郵政局。並駐有騎兵一營。是以村中略有貿易也。十日晨。天氣陰。將近午。卽飛雪。八時起身。十五里至達其標。再十五里至察汗庫倫宿。

七計行三十里。所經之處。邱陵起伏。均係新拓殖之區。所產以秬麥蕃薯爲大宗。樹木則無種植者。余等所寓之處爲民居。其屋以土築成。屋內四壁冰雪凝結。較內地冬日玻璃窗所附之冰花尤厚。非至舊歷二月初。不能融化。溫度之低。從可知矣。

由張啟行。計已三日。因所帶糧秣甚夥。駱駝本不甚佳。載負既重。因之連日頗有爲力不足之勢。故不得不另籌他法。遂將騎乘之駱駝騰出。分載輜重。而騎乘之需。則將藉馬力。因派人去商都馬羣借馬。計耽延二日。

十三日。天氣晴。七時由察汗庫倫啟行。十里抵黑水河。再十里抵河渾圪羅蓋。又十里至前烏喇胡洞打尖。再經的夫蹄山。一河塘抵板申烏蘇宿焉。凡行六十五里。道路亦坡坳起伏。大略如前。聞明日前行。卽出張北縣境。而至商都大馬羣。將彌望荒郊。房屋田疇。均不可見矣。所住之處。爲警察分局。內有警兵三數人。而該局卽設在警長家內。警長家頗富厚。大約名爲警兵。而實爲已護宅之卒耳。連日所經。均係新闢區域。居民多係山西大同一帶漸次移來。僑寓年代。至遠亦不過在二十年以內。且至時大率篳路藍縷。今則小康之家。所在皆是。且多致富者。現聞察境極力籌辦拓殖事業。如大馬

羣正紅正黃正白旗等地。均在開放之列。若能辦理得法。亦移民實邊惟一之政策也。且開闢後。卽行設治。如張北縣近已移至興和城。新又設商都縣治於七臺。是以保護維持。均有人在。至墾其地者。初領地時。地價極賤。畝按三百六十弓計算。需銀只五錢。墾時約費銀六錢左右。本年除本。卽可得盈餘。至一二年後。卽可大獲其利。內地民稠之處。稍具資本者。來此牧畜耕種。并力操作。數年之間。富可立致。是誠於家國兩有裨益之舉也。

張北縣斯時鄉民方釀資興築縣城。商都縣現亦鳩工庀材。建築縣署。而於開荒等事。現有墾務局理之。將來荒地逐漸開拓。當可逐漸設治。

十四日天氣晴。早七時由板申烏蘇出發。北行數里。卽無田疇。彌望平原。荒草徧地。此卽蒙人恃以牧畜養生之天然佳品也。三十里爲後烏喇胡洞。已入商都馬羣之境矣。觸目盡韋韃毳幕羶肉酪漿之族。毳幕蒙語曰格利。卽漢人所謂蒙古包是也。十里至奔紅。有蒙古包十餘座。又十里至塔蘭胡洞。自蒙古包六座。再行三十里。至阿喇烏蘇。由此折東行五里。抵大木啦耳宿焉。計行八十里。途中人煙稀少。竟日未見一人往來。

蒙人因遊牧之便。居室必求其隨時隨地能遷移者。方爲合式。房屋除少數衙署廟宇。以磚瓦構成外。餘均蒙古包。蒙古包形圓。大小不等。支木爲架。外圍以氈。木架接合部。則有機關。以備開合。便遷移也。包頂張一圓口。晝間取光。炊時出煙。均恃此焉。包內中留空地一方。以置鍋架。餘處均鋪以氈。氈厚寸許。以避地氣。其中陳設雖不一致。惟佛案率置於西北隅。木櫃置於包之周圍。其食寢之處。皆占其隙地。無几案桌椅。席地坐臥。至於乳酪等食物。及日用之具。均置於包內。甚或牛犢羊羔。防其凍斃。亦畜於包內。與人雜處。是以其中異常污穢。余等至此。幸爲冬令。否則更不能堪矣。其家庭大率夫婦攜子女聚居一包之內。成一室家。間有聚數代或多人同居者。是僅人口稀少之家。或零丁孤苦者。方如是也。燃料則全恃牛馬等牲畜之糞。預行曝乾。堆置門外。遠望之儼若邱陵。蒙人呼漢人皆稱蠻子。近蒙之民。及前往貿易者。習以爲常。久而安之。而報之以韃子。彼亦不以爲忤。蒙地因氣候嚴寒。物產不豐。男子習於遊惰。士農工商。皆不知務。食臥而外。終日昏昏。無所事事。至於牧畜榨乳。烹調縫紉。應對進退。均婦女任之。其裝束則與內地無甚差異。惟婦女上衣身量較長。直垂至足。頭飾絳珠。足皆天然。舉

止言動。毫不羞縮。了無屏角窺人氣。

十五日天氣晴。七時由大木啦耳起身。下午二時抵鑲黃旗大廟。住廟旁喇嘛居屋內。今日凡行五十里。路上僅於距廟十里之處。見一蒙古人家。道路崎嶇。頗不便於車行。適今日晨商都馬羣將馬送到。余等遂改乘馬。天馬汗血。口北素以產善馬著於國中。但近來水草不佳。牧畜方法亦不甚精究。故多羸瘦不堪騎乘者。余等爲道路所限。不得不勉強以之代步也。

此廟喇嘛頗多。皆籍隸本旗。惟有一隸甘肅者。此甘肅喇嘛。係昔日隨西藏活佛來此。現活佛業已回藏。廟務則歸大喇嘛主持。大喇嘛年約五十餘歲。而頗慈祥。導余等遊觀其廟。殷殷指示。忠厚人也。廟宇由外望之。氣象堂皇。旗桿門樓不殊內地。正門不開。由側門而入。歷一院落。直抵大殿。殿爲樓。縱橫七間。上下各成四十九間。北東西三面皆滿佈佛像。供佛之具。皆範銅爲之。無蠟而以牛油置小杯中。然之以代佛燈。誦經時則喇嘛羅列。坐於地上。法器有鑼鼓鐃鈸喇吧等物。與內地僧人大略相同。獨闕木魚耳。樓上則銅佛頗多。且懸有虎豹之革數張。不知其命意所在。余等參觀畢。卽出廟。大

喇嘛爲余等言。前年此處地方不靖。是廟曾爲匪人所佔。與官兵鏖戰。交鋒對壘。官兵時有失利。厥後設法招撫。匪衆始相率引去。廟內爲之損失不少。言下猶有惋惜之意。喇嘛居屋皆圍廟外。建築儼成街衢。冬日則住院中之蒙古包。夏日則住屋內。余等所住之屋。內部頗精緻潔淨。並裝有洋爐。惟燃料仍用獸糞。大約此乃殷實喇嘛之居室也。

鑲黃旗總管署在廟內。距廟不及半里。總管爲額君次綱。豐鎮縣之蒙人也。精通漢語。漢文。國家大勢。亦頗知曉。余等至此。招待頗優。並饋余等少牢兩頭。良情厚意。可感也。爲余等籌畫前進方法。亦頗精詳。又以再北行人烟尤爲稀少。相當宿處。不易籌措。爲余等預行派員至前途添搭蒙古包等。須俟其竣事。方獲前進。故居留此間。不能卽日啟行。

十八日。本擬今日啟行。因大雪乃罷。

二十一日。天氣晴。由鑲黃旗大廟啟行。十里至背裏后。二十里至坤都倫。十里至蘇木圖。五里至古司克嘎勒宿焉。以上各處。均有蒙古包十餘座。凡行四十五里。道路多經

土阜高下不平。宿處之包。係新搭者。氈多孔穴。不蔽風雨。

二十二日。天氣晴。上午八時。由古司克嘎勒啟行。下午二時抵行廟宿焉。行廟屬鑲黃旗羊羣地方。是廟較鑲黃旗廟爲小。喇嘛人亦不多。有委協領瑪什巴圖君來見。是君亦通漢語。招待尙稱盡力。前途預備多賴其力也。今日所經道路。平原與邱陵相間。地面積雪不消。馬蹄行後。痕跡常存。誠有『雪上空留馬行處』之況。是日凡行五十里。在此又住數日。至二十七日啟行。

二十七日。由行廟啟行。十里至巴君帶。十里至乃里達爾蘇。二十里至嘎蘇呼都克。十里至大不蘇嘎勒。再十里至察汗坨羅蓋嘎勒宿焉。察汗坨羅蓋嘎勒。蒙語白頭河也。凡行六十里。距此十數里。有鹽池一。產鹽頗富。大清鹽也。蒙人食鹽率賴此類。且有運入口內者。亦富源也。

二十八日。天氣嚴寒。七時啟行。道上朔風凜冽。刺人肌膚欲裂。沿途積雪頗多。因風播揚。有如落英飛佈空際。數尺之前。卽不辨物。視線均爲雪花障翳。同人顏部多有爲之凍裂者。途中地質似係沙土。鬆軟異常。馬蹄陷入頗深。步履艱難。以致斃馬數頭。凡行

七十里。至晚八時。方到特合圖蘇木宿焉。蘇木。蒙語廟也。廟屬錫林郭勒盟之西蘇尼特旗。至是乃深入內蒙境界矣。

特合圖廟較前二廟均大。喇嘛亦多。大喇嘛曾來拜會。并贈余等哈噠一方。遞哈噠乃蒙人交際禮節之一種。以白帛或藍綢爲之。長短不一。均視受者分級而定。如三尺長者。非王前或佛前不敢濫用。至於常人所授受者。僅一尺五寸或一尺二寸耳。此外尙有遞煙壺。請安裝煙等禮儀。煙壺於見面時遞之。平等交相遞送。彼此均雙手高舉。或雙手略低。鞠躬相易。舉向鼻端一嗅。互相璧返。一如遞狀。尊長施於卑幼。或卑幼敬於尊長時。卑幼者必格外敬謹。尊長可不以煙壺報之。請安則僅卑幼者於尊長前行之。裝煙之禮節。係卑幼者裝好燃著後。用雙手或右手呈諸尊長。尊長坦然受之。不少客氣。蒙人嗜煙之癖甚深。大率男女均斜插煙袋於左脅。垂火鏹荷包於腰後。裝煙禮節亦因其嗜好而演成焉。

余等入西蘇尼特旗。當卽與蘇尼特旗扎薩克接洽。請其派員招待照料。方可再行前進。至三月三日。扎薩克方派來數員相見。卽令其趕將前途妥爲籌備。四日始歲事。五

日啓行。而連日在此。頗爲無聊。不時入廟。觀喇嘛誦經。此廟大殿前懸一額。漢文爲橐思寺三字。尙有滿蒙藏三種字列其旁。大約亦係廟名耳。蒙地荒寥。金石碑版。未嘗寓目。此實入蒙後第一遭。頗有空谷足音之感。固不暇辨其工拙矣。喇嘛所誦之經。全係藏文。因其力攻藏經。遂致其固有之蒙文。反棄而不顧。數典忘祖。幾無人能識之矣。前清以黃教愚蒙人。定喇嘛之制。使其族不能繁殖。且不令其致力蒙古文字。其先人成吉斯汗強毅敢爲之風。消滅殆盡。愚昧昏頓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矣。清之政策。可謂嚴酷。蒙俗凡家有二子。必度一爲喇嘛。約計之。每旗喇嘛占男子全數四分之一。迷信之深可見矣。

此處有一內地商人。販買雜貨。余等因日來所見之人。言語不通。今聞有內地商人在此。乃亟往訪之。以其來蒙久。情形當較熟悉。與之從事談論。蒙民風俗習慣。或可多得一二梗概焉。晤面知爲燕人。姓劉。寒暄畢。乃先叩以商況。答謂內地商人。須在舊歷三月時。方源源而來。秋末南歸。交易并不用現金。大率皆係以物易物。而蒙人所需貨物。種類頗多。良以彼等好逸惡勞。不事工作。加以天產缺乏。日用諸物。均須仰給內地商

人運往。商人則易彼皮革而歸。年來皮革出口極多。價值甚昂。獲利之厚。不言可知。至於蒙俗。彼亦洞中窺要。特將其言詮次於下。

蒙人盛時。亦僅知殺伐。不學詩書。毫無文化。婚喪等禮。簡陋異常。平居無男女之嫌。女子得自由交際。放蕩笑謔。家人見之。不以為怪。故男女界限極微。嫁娶之時。問名納采。均以牛羊爲聘物。多少視家之貧富爲準。則女家不媵以粧奩。新婦服飾。亦樸陋如平時。親朋賀儀。亦以牛羊爲重。至親迎之日。新郎著袍褂靴帽。束白帛。挾弓矢乘馬而往。樂人前導。親朋後從。直赴坤宅。坤宅例必先閉門。作不納狀。經親朋說項。然後延入。入則新婿獻哈噠於外舅姑。坤宅須烹全羊及奶酒饗之。親朋宴飲。遂止於坤宅。至次晨始相率歸。儀如來時。然後坤宅卽以車送女于歸。車外略飾以氈。新婦衣飾如常日。特稍加清潔耳。女母必親送。亦招親朋相從抵乾宅。乾宅亦必閉門以報之。如昨狀。及新婦入。夫婦先向新燃火盆拜。次拜翁姑。然後獻哈噠。送煙袋於親朋。新婚儀式以畢。男宅乃以酒食饗送親者。送親者亦留一宿而去。惟女母則留十數日始返。儀節與內地迥殊。至於夫婦之倫。匈奴舊俗。父死妻其後母。兄弟死亦收其妻妻之。惟今蒙地則夫

在妻可以下堂。夫死則不能再醮。是今昔已不同矣。

喪葬之禮。較婚嫁尤爲草率。且蒙地木材缺乏。棺槨尤不易得。除至富之家。得以木板爲棺盛殮外。餘者率殮以柳筐。至赤貧之家。則委之荒野。以供鷹犬而已。其備木棺或柳筐者。亦有入葬之舉。葬時或砌以磚瓦。或掩以沙土。不過欺人耳目。并無久遠之觀念也。間有以火葬者。然非極富貴之家。不輕舉行。人死之後。不事祭奠。持服守制。更不講求。惟須延喇嘛誦經度化而已。弔唁之儀。亦以牛羊。至於祭祀祖先。尤爲絕無之事。惟佞佛出於天性。奉之莫敢稍怠云。

三月五日。天氣晴。由特合圖廟啟行。至得羅麻宿焉。凡行七十里。地係沙質。蓋卽戈壁沙漠也。現時因地面積雪凝凍。履行時尙不覺困苦。

六日。天氣晴。上午溫暖。下午微風。由得羅行。至白利恆喇嘛廟宿焉。凡行八十里。是處屬東蘇尼特旗。此廟爲東蘇尼特旗廟。近因惑於風水之說。已移築他處。留此者僅數老弱喇嘛。司看守而已。屋宇包房。均破朽不堪。零落蕭條。余等居此。殊爲不適。其廟旁無井。冬日則恃冰雪以充飲料。冰雪消後。則須遠去數里汲水。車載而歸。據土人言。前

行飲水。頗爲難得。若冰雪未消。到處尙可取之。融化以充飲料。雪中雖稍含沙。融後稍濾。卽清。較之濁井水。已遠勝矣。

七日。巨風。未能啟行。下午東蘇尼特旗札薩克派來協理達什君。及其隨員數人。與余等接洽。并主持招待照料等事。達君爲頭等台吉。現供該旗協理之差。旗制每旗設札薩克一。以王公塔布囊頭等台吉充之。主一旗之事。清時內蒙未設治。大事取決於盟長。內蒙舊分六盟。哲理木盟。卓索圖盟。昭烏達盟。錫林郭勒盟。爲東四盟。伊克昭盟。烏蘭察布盟。爲西二盟。今哲理木盟。劃歸奉天省轄。卓索圖盟。昭烏達盟。屬熱河特別區域。錫林郭勒盟。屬察哈爾特別區域。西二盟。則屬綏遠特別區域。蘇尼特旗屬錫林郭勒盟。故歸察屬管轄。札薩克直接都統。札薩克以下。則有協理以助之。額有二員或三員。其下有梅倫章京。札蘭章京等官。皆佐治全旗事務者。札薩克至清之季。世日漸放恣。妄自尊大。以王者體制自居。台吉爲元裔。在蒙人中爲最貴。次爲塔布囊。係元貴戚之裔。台吉在前清時。頭等爲二品。次爲三品。又次爲四品。均係世襲。雖襁褓中亦有其品秩。塔布囊則品位畧卑於台吉。每年均須輪班晉京入值。因貴族故。亦得爲協理等。

官東蘇尼特達君治事頗精明。惜不通漢語。未得暢談。來時尙著清時禮服。翎頂輝煌。居然前清大員氣宇。隨員亦皆袍褂趨蹌。聲勢頗極炫赫。

八日。由白利恆喇嘛廟啟行。至鷄其開宿焉。凡行百二十里。早晨七時起身。時天氣尙好。至下午五時。則風起沙揚矣。晚九時始到此。數小時內。日已西下。昏不辨物。前途茫茫。寒風撲面。砭人肌骨。艱苦備嘗矣。晚餐畢。稍事收拾。則已十二時。遂定明日在此居留。稍資休息。

九日。微風起身時。已十一鐘矣。包內生火。冰雪消融。點點滴滴。如落珠玉。行裝沾濕矣。亟謀補救。不敢舉火。少許。日已西沉。食畢。乃就寢。誠有終日昏昏。醉夢間之概。

十日。天氣晴。由鷄其開行。至葛地里音博落葛廟。凡百里。道中土質肥沃。草頗豐茂。而樹木則絕未之見。蒙民不知植樹。童山濯濯。不特此地然也。

十一日。由葛地里音博落葛廟啟行。至撒達克廟宿焉。至此已將達內外蒙交界之地。明日。至八音都庫廟。後每日均沿內蒙邊界向東而行。至此人煙益加寥落。愈入荒涼境矣。

十四日天氣晴。昨前二日。因雪未能啟行。今日始得由撒達克廟。至八音都庫廟。計程五十里。此處爲內外蒙分界地。亦卽東蘇尼特旗。與西蘇尼特旗相接處也。

十五日天氣晴。今日向西北行。約十里。至由張達庫之大路。路旁有電綫一條。路名公計甲門。往來張庫要道也。若此北行。經烏得至庫倫。尙有二十日行程。昔時原有議修築鐵路。以利張庫交通。今時移勢易。恐此舉將成泡影。其實此道平坦異常。卽有坡陀之處。亦屬迂緩。如稍加工事。以通無軌汽車。則費省而功效同也。余等計由是循大道行四日。至除特熱格井後。則不遵大道。折向東行。連日天氣尙佳。所宿之處。均係自帶包房。遇有水草方便之處。卽搭包而宿。純粹履行遊牧生活焉。再順界行。至二十七日。抵小烏得地方。該處爲外蒙與蘇尼特及達哩岡崖牧場交界之點。達哩岡崖牧場。有總管。理全牧場地方之事。直接察哈爾都統。都統有黜陟總管之權。與他旗之制不同。余等至此。已有委員在此預候。口外之馬。以此處產者爲最良。而性最烈。蒙人畜馬。并不飼以糗糧。放之荒野。令其自尋水草。馳騁旣畢。卽解其鞍轡羈勒。任其自去。馬性戀羣。故鮮有單獨散去者。次日再騎時。則以套馬桿拘之。然後重加羈勒。套馬桿爲一長

桿一端繫繩。以繩之他端繫於相距此端數尺處。使成半圓。套馬時先擇馬之最良而敏捷者乘之。以桿引繩加於所欲套之馬項下。急轉其桿。則繩緊束馬首。無論馬之馴否。皆能拘之。而加以羈勒。蒙人遇辦公差時。携帶腰牌一方。隨地可以易馬。不必問其誰屬。手持套馬桿一。擇良而駕。毫無限制。聞蒙匪盛時。恒一人一騎。隨馬數頭。並轡齊驅。騎馬力乏。則易一騎。疲者卽任意棄之。兼行並進。一日夜可行五六百里。來去無蹤。故不易勦服。余等至時。適逢冬春之交。草木未萌。藥馬飢乏。食性較馴服。尙易駕馭。若至秋高馬肥。則控制之術。非練習有素者。正不易措手也。

清明節屆。氣候漸溫。積雪漸融。深恐飲料不能隨處卽得。故兼程並進。俾速南歸。至四月七日。抵烏呼陀。拉吉拉更蘭陀。呼都克。呼都克。蒙語井也。此處適有大道。南通張垣。余等擬卽遵此道南歸。交界之處。內外蒙居民雜處。言語服裝。均無差異。婚姻往來。不分界域。相安如昔。多有不知離中國獨立者。（此時外蒙方倡獨立）

八日。天氣晴。因風未克成行。

九日。天氣晴。八時由烏呼陀。拉吉拉更蘭陀啓行。循道東南行約五十里。止於四庫倫。